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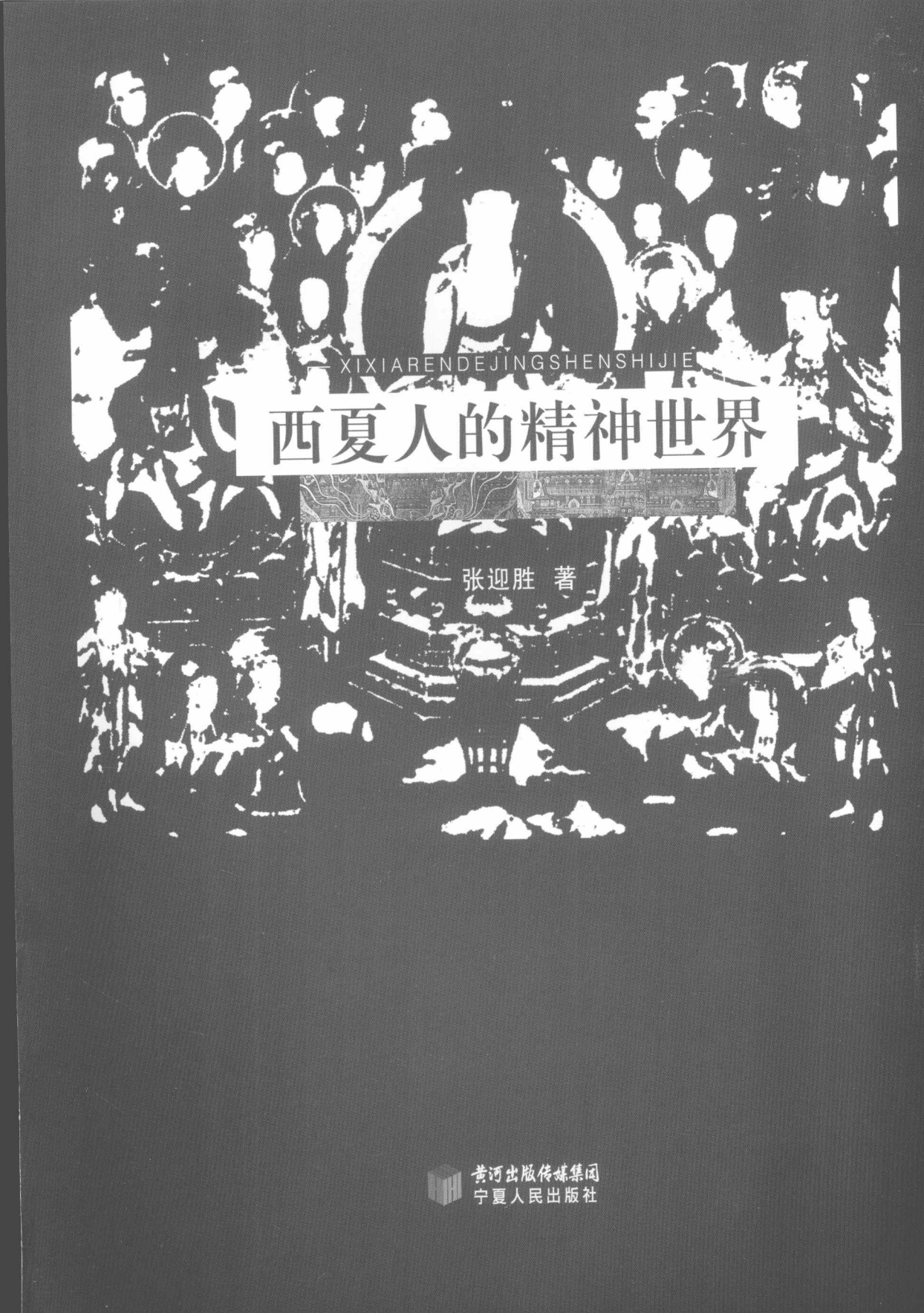
XIXIARENDEJINGSHENSHIJIE

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张迎胜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XIXIARENDEJINGSHENSHIJIE

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张迎胜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 张迎胜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227-04292-1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西夏(1038~1227)—研究
IV. ①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2707号

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张迎胜 著

责任编辑 杨旭红 贺飞雁

装帧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30千

印数 1300册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292-1/K·540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丁亥年正月初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一片喜庆新春的欢乐气氛中,张迎胜、张衍芸伉俪光临寒舍造访。衍芸教授将其新著《幽草寸心集》——一本装帧考究、设计独特的现代文学论集,赠给了我。正当我于翻阅之中,为衍芸教授的甘于寂寞、潜心学问的精神所感佩之时,迎胜教授又将其刚刚杀青的宁夏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打印稿本拿出,恳请我指导并作序。我心中顿时充满欣喜,在未加思考的状态下,便立即答应了迎胜教授的要求。

我与迎胜之间的学术交往久矣。

这里,自然要说到我与宁夏大学的一些交往。1960年,为了研究神秘的西夏王国,我辞别了首都北京,调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来到了西夏故都银川,到宁夏大学历史系工作。在宁夏大学工作期间(1960~1962),我于艰苦的生活中,编出《中国历史研究问题论文集》,曾得到过领导的褒奖,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使我对宁夏大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80年以后,宁夏大学历史系郝绍光主任等几次请我回校任教,我都谢绝了。1988年,宁夏大学党委贾政群副书记等请我任兼职教授,拟办西夏学研究生班,因我单位不同意而作罢。1989年,我多方联系,拟在宁夏大学招西夏学研究生,因中途受阻而未果。1991年秋,时任宁夏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迎胜同志多次来我家造访,希望我应聘特约研究员,到宁夏大学讲授西夏学。不久,他又分别协同张奎校长、刘世俊副校长前来我家,



表达了在宁夏大学举办西夏语言文字研修班的热切愿望。他们态度诚恳,计划周密,措施具体,我不能再推辞了。于是,我接受了聘书,在我离开宁夏大学 30 年的 1992 年,又重返宁夏大学,登台执教一年(1992.1.1~12.3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举办西夏语言文字研修班,是一次极具学术意义的创举。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有宁夏教育、社科、文物、考古等部门的中青年 40 多人,其中不乏在这个研修班打下基础,而后成为各单位西夏学研究骨干的学员。迎胜同志是这个研修班的主持人,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举办西夏语言文字研修班期间,迎胜同志还不辞辛劳,积极参与了有关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出版、筹建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等许多工作。为了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协议书,迎胜主动与学校及社会有关方面沟通,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为了筹建宁大西夏研究所,他对有关机构设置、人才引进、资料搜集、社会联系等多方面提出过许多建议并付以实践。结合当时宁大有关情况,他请我给张奎校长写信推荐另外一位老师为所长人选,以助他谢辞所长任职之意。他自己甘当“无名英雄”,坚持以兼职身份,担任了副所长。迎胜为宁夏大学建立西夏学学科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是宁夏大学西夏学的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之一。他不在西夏学领域争名争利,只是默默地在教学育人之余从事着西夏学研究。

每当新年来临之时,我总会收到他寄来的一张精美的贺卡,上面没有陈词滥调,都是极富诗意的语言,使人久久沉于深思。我想,论师生关系,我哪能配当他的老师啊!论私人交情,我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不尚往来。但他 10 余年来依然如故。有时,他也会亲自登门来看望我。你若有事拜托他,他比自己的事还要认真,不会使你失望。

宁夏的西夏学能在国内外享有一席之地,与迎胜这样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专家、学者是分不开的。为此,我常常想起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之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我原以为面对当前西夏学界的浮躁和内耗，他会袖手旁观，退出西夏学界。然而，否！他仍孜孜不倦，又拿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我常说：做学问先要做人，做人就应该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不故弄玄虚，不仗势欺人。文如其人，是也。迎胜教授的《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正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独特风格和他的人品魅力。

与其说这是一部研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著作，不如说这是一部“西夏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一直还是一个空白，单独研究西夏佛教史、西夏道教史等方面倒有专著问世，但研究西夏思想史者则首推迎胜教授。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人原居住在青藏高原。公元7世纪时，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党项羌人不堪其统治，便请求内徙。至11世纪时，这些原被奴役的部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可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分庭抗礼的力量。西夏立国长达近200年（1038~1227），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为中国西部的统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原先落后、分散的部落群体，能够逐渐凝聚成为势力强大、雄踞一方的割据政权？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迎胜教授的《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对此作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作者从“高原气质和高



原品格”“民族传统”“自然崇拜”“原始巫术”“佛教信仰”“华儒情怀”“社会习俗”等多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理论的归纳和分析,从而完成了这一专题的研究工作。迎胜教授写出这样的专著,很好地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李范文

2007年2月27日

前言

在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里,记载着一个“大夏国”(通称“西夏”)的名字。从11世纪至13世纪,它曾经与宋、辽、金分庭鼎立,前后10帝相传,达190年(1038~1227)。如果从它的前身“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外国传》)的夏州政权算起,则历时长达347年(881~1227)。

西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其主体民族是源自青藏高原古羌人的党项羌族。全盛之时,其疆域方2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有祁连,北控大漠,即包括今宁夏全境,甘肃大部,以及陕西、内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区。从历史上看,原居安多(今四川、青海、西藏三地交界区)的党项羌人,素以游牧、征战为其强项。而迁徙、割据西北之后,由于能够理智地向中华文明认同和学习,使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他们不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管理,还掌握了农耕和灌溉等技术,经营了名目繁多的手工业和内外商业贸易,进而还创造了西夏文字,积极扶植儒学,大力倡导佛教,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西夏文化以其独特的“外蕃内汉”模式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大地上独放异彩。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官方正史(如“二十四史”)中一直没有西夏史,加之存留下来的西夏文物极其有限(大部分被成吉思汗蒙古军战火焚烧),而出土的西夏文物又多为外国人所占有,致使人们对西夏的方方面面知之甚少。可是,学术的力量终究是神奇而巨大的。只是萌发于中外学者们对一些西夏出土文物破解的兴趣,竟而逐渐酝酿、发展并形成了一门20世纪国际

性的新学科——西夏学！作为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与藏学和敦煌学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西夏学，经过几代学者前赴后继地倾心倾力，如今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可以说，两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1995、2005）的召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以及《西夏通史》等诸多西夏学研究成果的问世，都标志着西夏学的又一个新阶段业已开始。

本书是宁夏社科规划 2001 年重点项目《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最终成果。作为在西夏学发展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研究项目，其学术思考自然亦应是自觉的。最初选择这一新的学术视野的根据，主要是：在西夏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党项羌人原始信仰以及西夏佛教、道教、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西夏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可已有的这些研究，不仅相对较为分散，而且大都具有公布和鉴别资料的倾向，所论也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至今，研究西夏人精神世界的专著尚未见到；较为集中、全面、系统、综合性地研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仍是西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鉴于此，《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尽量广泛利用出土和地存的有关西夏学资料，通过对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专题研究，以期给广大读者呈现有关西夏人的精神世界诸多方面的较为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以及与此相关的必要的理论阐释。党项羌这个“雪山民族”“草原民族”“牧羊民族”“骑马民族”，究竟是什么心态？什么性情？什么襟怀？他们的灵魂，怎样决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怎样牵引着他们的衣食住行？怎样左右着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自始至终最受鼓舞的，并不是又有多少新资料的发现，而是对以往人们司空见惯所熟知的东西，又透视出了一些新的图景；对西夏人极为丰富、微妙的心灵活动，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理解。从党项羌族——这个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显得相对幼稚、单纯和贫困的民族身上，笔者清晰而鲜明地看到了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并深切感受到，正是这种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使得相对幼稚、单纯和贫困的西夏人，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自己民族人丁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较好地解决了自己民族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在观览西夏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笔者深切体会到,所谓西夏人的精神,其实质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作为边疆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是有着特别的风韵的;而作为中国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又是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主脉相吻合的。巡礼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将获得的是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而万象的和谐与愉悦,以其深厚的力量,赋予我们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我们才得以洞察物象的生命。如果通过《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能为真正全景鸟瞰式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写,即包容中华民族古今各个民族精神成果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写,奉献上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笔者志愿毕矣!

目 录

序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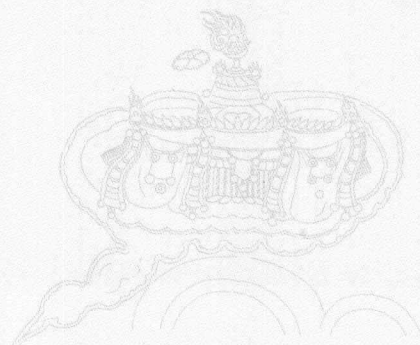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青藏高原:党项羌人高原气质和高原品格的摇篮	3
一、寻觅党项羌人在青藏高原的踪迹	3
二、青藏高原:党项羌人生息和繁衍的故乡	10
三、神猴与魔女的传说: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的面影	13
四、猕猴信仰:吐蕃和党项羌共同的图腾祖先观念	19
第二章 西羌史册:党项羌人所承载的民族传统	27
一、三河古羌:生命薪火的艰难传递	27
二、诸羌社会:僻远时空的人类文明	34
第三章 西夏人的自然崇拜	49
一、西夏人原始信仰的特点	49
二、西夏人的天神崇拜观念	50
三、西夏人祭天的基本要素	54
四、天神崇拜与西夏国家政权	60
五、天神崇拜的延伸	63



第四章 西夏人的原始巫术	75
一、西夏人“笃信机鬼”	75
二、《文海》《同音》中的鬼信仰词条	77
三、回溯西夏人继承的巫术传统	81
四、西夏王国的巫师	83
五、党项羌人的传统卜筮	86
六、西夏人的交感巫术	89
第五章 西夏佛教溯源	103
一、西夏佛教溯源之一：汉魏至北朝	105
二、西夏佛教溯源之二：隋唐时代	111
三、西夏佛教溯源之三：五代至北宋前期	113
第六章 西夏佛教的兴盛	117
一、以物赎经	118
二、创制文字	121
三、延师译经	128
第七章 西夏佛教的风貌	139
一、位于印度佛教北传北支与北传南支交汇带上的西夏	139
二、汉地佛教在西夏	147
三、藏传佛教在西夏	174
第八章 西夏人的华儒情怀	189
一、西夏具有接受中华儒学的良好机制	189
二、西夏儒学的建立	192
三、西夏儒学的发展	195

四、西夏儒学的兴盛	199
五、西夏儒学的延续	203
第九章 西夏的社会习俗	209
一、西夏生活习俗	209
二、西夏交通习俗	220
三、西夏生产习俗	225
四、西夏家族习俗	241
五、西夏婚姻习俗	245
六、西夏丧葬习俗	250
后 记	256





第一章 青藏高原： 党项羌人高原气质和高原品格的摇篮

在蕃名为“大白高国”、汉名为“大夏国”的王国（俗称西夏）建立（1038）之前，属于古羌人支系的党项羌族，就一直是活跃于中国境内西部地区的一个边疆民族。

同我国其他古代少数民族一样，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趋于融合，最终实现统一的宏伟格局中，党项羌族有着不懈地争取自身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党项羌族既不断地适应而又不断地改造着自身的生存环境，加之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经营商品交换、迁徙生活领域、吸收先进文化等多种途径，去追逐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跨越和提升，从而使其民族的精神世界，诸如心态、性格、情操、思想、信仰等，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放眼长河之滔滔，自然会遥望其源头。当我们怀着求知的渴望，着手探讨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时，首先会将热切的目光投向那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去追寻党项羌族的先民们在其最初发祥和生活的这一巨大摇篮里的真实面影。是无限辽阔的苍茫云天和无比雄伟的壮丽山川先天地赋予了党项羌人高原气质，并强有力地哺育并造就了他们的高原品格。

一、寻觅党项羌人在青藏高原的踪迹

1. 安多：党项羌人心爱的雪山牧场

有文献资料可征的历史事实是，在祖国西北边陲建立大夏王国（俗



称西夏)的党项羌人,其先民原本并不是西夏境内故有的土著民族。这些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羌人,其先民是来自一个俗称“安多”(又作安都、阿木多等)的地方。

“安多”在哪里?按学术界通常的说法,“安多”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区域,即今天的青海、西藏、甘肃、四川诸省毗邻交界处。可这位于“交界处”的“安多”,其地域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石泰安认为,“安多”包括西藏的整个东北部(笔者按:此处“东北部”,除含指西藏的部分地区外,主要含指今四川省境的西部及北部),甚至还包括占地辽阔的库库诺尔湖(青海湖)和黄河(西藏人称之为玛曲河)的上游,其南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①李安宅认为,“安多”是指甘肃、青海及四川西北的边界地区^②。显然,前者的“安多”大于后者的“安多”。

其实,对“安多”地域范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安多”这一地理概念被人们在不同的既定历史背景下使用的情况,说明“安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处于流变之中。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流变呢?笔者以为,是由石泰安所说的“安多”,转变为李安宅所说的“安多”,即在原有大的地域范围中,进行东向偏南的移动,放弃部分西向偏北区域而作东向偏南区域的适度延伸。从实际情况来看,以李安宅的“安多”概念,来指称党项羌人内徙前的牧耕之地,大体是允当的。

这一被称为“安多”的地区,是一片非常辽阔而美丽的雪山牧场,是青藏高原东延部分中的一块最为富庶的地方,它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与青藏高原的本部地区相比较,都有着许多优越之处。这里平均海拔 3000 米左右,有着与川西高原终年积雪的贡嘎山(海拔约 7000 米)相颠连的,夹杂在岭谷之间的大片大片的沼泽和草原。这里有着温带、亚热带高原气候,日照较为强烈,降水较为充沛,不仅适宜建立牧场,也适宜供游牧居民安身。安多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面连着物产丰富

① 参见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李安宅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